私房钱也好玩

童自荣

这年头，说起私房钱已可比较坦然，在家里随便塞进信封就搁那儿了。不像过去，偷偷摸摸，躲躲闪闪，也就可怜的一点小钞票，还要动足脑筋，东藏西藏，藏到最后连自己也找不到了。又不可努力发动老婆一起找，好不尴尬！

毫无疑问，我也有私房钱，所谓公开的秘密矣，且历史悠久，所以体会亦颇深。说个笑话，上海男人若没有一点私房钱，还配叫正宗上海男人吗？话又说回来，大多数上海好男人不会“别有用心”，而是有个底线的，或者说有个原则：克制、相当地克制。不过，这几年也逼得只能克制了，因为有个什么小收入，往往不再发现金，全打到卡上去了！现在我私房钱最大来源，也就是投一点小文章后所得的稿费。但汇款单飞来之后，是不是能到我手里还得碰运气。邮递员把它往底楼窗边一扔就跑路，而我太太恰是“厨房总理”，相当多时候都是由她“缴获”，于是充公没商量了。她当然也跟我打一声招呼——总要我出面去取啊——言下之意却是：别忘了上哪儿去搓一顿哦。天，她在这档子事上记性一点也没衰退，我若心不在焉，她还会热心提醒我。这个老太！

其实，我这样的男士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不抽烟、不喝酒，剃个头也不甚积极，出门不坐出租而是地铁、公交或干脆步行。如此这般，这私房钱放在一边，最终的用途无非还是花在家用上。特别要是碰到什么一时之急，我就会亢奋地登高一呼：“嘿，我这儿还有一点，应该够了！”我老婆得一份意外的惊喜，而我这个男子汉亦立了一功而洋洋得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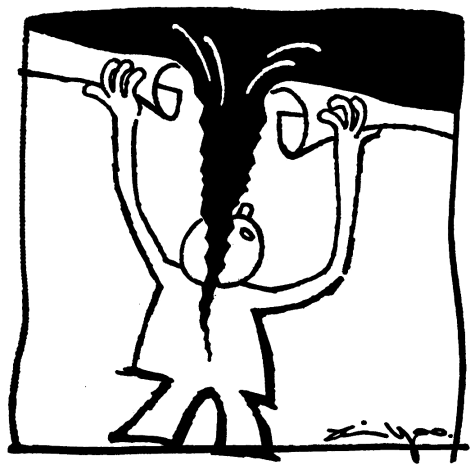
有个桥段，在我家里有点小名气，说出来博大家一笑。

那天清理旧物，忽就翻到一本纸质存折。本以为可发一笔小财，却不料数字为零，让我大为沮丧。刚想把它撕了扔掉，却被一旁的太太阻住：“别，还可以派派用场。以后凡有什么私房钱就交给我，我替你存到银行去，方便的。”“什么！”我大叫，“这还叫私房钱啊！”我太太这才反应过来，于是一边讪笑，一边走了开去。

从私房钱，又联想到上海男人的“妻管严”。说实话，我从来都把它看作是上海人有腔调的一大表现。这三个字听起来似乎不大受用，但真正的上海男人都是引以为傲的。老婆是自己要娶的，终身的伴侣，不是开玩笑的，心甘情愿听从指挥，她说东，我不会朝西，本是天经地义。你要做上海男人吗？朋友，开句玩笑话，上海人的聪明、诚信先放一放，你就从这一点开始做起吧！妻子是从小姑娘一直陪你到老太婆，她对家的贡献，对事业的贡献，功不可没，因此年轻时要珍惜，到老了依然要珍惜。还是那句话：谁叫你要娶她呢！

对我太太，我有如下几点总结：一，她睡得好，头一落枕，不到一刻钟便会轻轻打呼；二，她水喝得多，动不动就要“洗胃”；三，她食欲旺盛，因此在家里，不受欢迎的菜最后都是由她包了；四，她“白相”心思重，来个邀她外出吃饭或郊游的电话，她瞬间就亢奋。最后结论是：我恭喜她一定会长寿。她听了微笑默认着。我心里又说：“我倒下去有人服侍了，倒也不错。”这个念头有点自私，不说也罢。

那么，朋友，我还有点好奇，现如今你还藏私房钱吗？说出来，交流交流。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打破常规有苗头，打破常识吃苦头。

艺术以外的一种拿捏

邬峭峰

去看史依弘的《锁麟囊》《凤还巢》之前，自然有所期待。那些经各门各派大师反复锤炼的经典剧目，首演至今，已有八九十年。尽管世况动荡，但几代名伶在戏中雍容而过，辉煌到让人泪落。

旧戏新演，除了对它的袅袅老韵有把握以外，更多新的艺术突破会在哪里，很难预见，这也是经验所限。连着两晚，看了两出民国老戏，余兴高企，再多看几日，亦会欣然前往。回味那两日的观赏，史依弘横跨程梅两派，一人把两大戏曲宗师的神采，精致而灿烂地呈现了。

第一日，被《锁麟囊》的苦情托着，程派的气韵，清脆逼人。在这出戏里，史依弘大量的程派唱腔，明亮流畅，如铜铃双击，把你穿透了，而余音仍在远处未熄。现场观众的心门，长时间被美轮美奂的音和形抚动，实在过瘾。

第二日的《凤还巢》，史依弘的梅派表演，仿如古琴婉转，每一个声腔的温雅弹拨，都十分灵动。梅派唱腔的考究，层层叠叠，如剥茧抽丝。史依弘的传达不疾不徐，音韵的滋滋味味堪比天籁，宜品读再三，观众恨不能将悦耳之声拢回家去。

门派的风格，用以尽情鉴赏，远比去做高下判定，更令人幸福。而受众的各好，自然会在那里。此外，即便明明不很懂戏如我，也隐蔽在观众席内，节律感十足地摇头晃脑，想必也不会被谁暗笑。艺术和观众，不管你如何靠近，有所陶醉就好，就难得。

其实，艺术家在戏的谋划上，苦心独运，真正是殚精竭虑。那夜终场，我们和史依弘一起，回味当晚《锁麟囊》的演出。

《锁麟囊》的部分情节是这样的。登州豪门之女薛湘灵，与贫家女赵守贞同日出嫁，一贵一简两顶花轿同处避雨。听得贫家女感怀凄凉饮泣轿中，薛湘灵遣人将满是珠宝的锁麟囊匿名相赠，此后各自而去。六年后，登州大水，避难中，已为人母的薛湘灵与家人失散。湘灵流落莱州，无奈之下，在一户卢姓员外家做女佣聊换温饱。薛湘灵在陪护小主人玩耍时，突然撞见，六年前自己赠出的那只一举改变了贫家女命运的锁麟囊。

当年，程砚秋先生首演《锁麟囊》时，大师应该想不到，八十一年后，一位后辈大胆修动了一点点他的原创。当薛湘灵再次见到自己六年前送给贫女的锁麟囊时，一切早已物是人非。舞台上，器乐骤然熄声，史依弘扮演的薛湘灵，以微微发力的京剧造型，面朝旧物，独自立于最接近观众的左角台口，用一个惊愕而悲怆的背影面对台下，静止整整五秒。全场观众屏住呼吸，从动人心魄的无声里，把焦点移向台中垂挂的那只鲜红的锁麟囊。此处，剧场之静，叹为观止。

我在这里流泪，不是因为，薛妈的命运将由此转捩，也不是悲剧被撕破后，即将出现明媚。这台戏的情节情绪铺垫至此，艺术家在这里用这样的五秒空转，逼出了巨大的艺术气场，容不得你不被震撼。经史依弘反复斟酌后，大胆用了这个以静制动的精彩设计，为老戏的精湛，添了一把新柴，更深刻地感动了今日的受众。据说，程先生是从不允许动他的戏的。但今夜，我似已看见他在颔首微笑了。

而史依弘又谦逊地说，或许，我们还可以更完美。当静场五秒之后，现在戏里，薛妈上前解下锁麟囊，泪如雨下。薛妈的身体节奏和观众希望薛妈认领锁麟囊的心理节奏，几乎是一致的。我们还可以把戏和观众的情绪，再错开那么一拍。面对咫尺间的锁麟囊，我还可以让薛妈的内心再崩溃一下。她的手已经伸向锁麟囊，又震惊到不敢去触碰那只命运的替物。当我取下这只袋囊的时候，我眼睛里看到的，不是一只旧物，我看到的应是宿命。这样，还能翻出一层更为强烈的命运感，给舞台更多的冲击。

和史依弘台下的交流，让我又多了一个真切感受，艺术作品，是用心血抠出来的，像史依弘这样不断超越自己的艺术家，不会放过每一个可能出彩的地方，反复推敲，精心拿捏，让每个点都在贡献精彩。人们尊重艺术家，或许就因为，他们始终在这样披肝沥胆地精心劳动。

而在艺术之外，作家、艺术家们会比常人表现得轻松散淡。很多年前，我看见凡是有人要求作家王安忆在书上题字签名，她就很从容地永远是写那八个字：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我看到的次数多了，觉得那里头有冷面幽默。而我们平时有什么艺术问题请教史依弘时，她也总是说：不要太用力就好。

这些明明是呕心沥血之人，又总表现得淡淡的，这是他们在艺术以外的一种拿捏吧，或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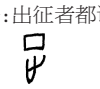
“征”字双解

徐梦嘉 文/图

“征”回归繁体有两个字，其一还是征，其二则是徵，双解，分别解析征与徵。

征，“正”是征的本字。正，甲文（图一）“口”，指城邑或方国（殷商时期的联合城邦制国度）；“止”，甲文脚掌的形状，即趾，借代行军。口止组合正即向目的地行军征战前进。当“正”的征战本义消失后，甲文有加表示道路的彳（行的省形）另造征替代。有款甲文征（图二）上为“口”，下为并列两止。还有款甲文征，加追字去掉走之（辶、辵），表示臀部（追的字义即是盯着前人的臀部在追赶），“臀部”加重复符号“二”，行军将士接踵而至。金文征将甲骨文字形中表示城邑的“口”简化成指事符号一横，今文承续。另外，有款金文征（图三），彳旁加正止；有款秦小篆征（图四）彳加止成辵，再加止。这两“征”都有双止，强调出征力度。

社会形态的演进，促使人类文字中最有生命力的汉字，会根据生活实际需要，不断椒聊蕃衍，诞生新字；往往老字也赋予新义，相沿成例。顺便说一下，本义被“征”替代后的“正”也接受了新任务：出征者都认为自己出征有理，即便是侵略行径，也要找个借口兴师讨伐，所以“正”就有了正义、正当、正确、正气、正能量等义；出征都要赶时间，一般情况要取道距离短的直行“路”，故又有正直一词，并衍生出立正、正宗、纠正、端正、正常等这方面词语。



图一 正(甲文)

图二 征(甲文)

图三 征(金文)

图四 徵(甲文)

图五 徵(金文)

图六 徵(小篆)

徵（征的归繁字，便于厘清，下文都用徵）。甲文（图四）长（长发老人）加止（趾），表示老人离家远行。金文徵（图五）加彳，再取构形是长发加长须的“耑”（见拙栏文《“端午”由来》）。小篆徵（图六），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徵，召也。从微省，壬为征，行于微而文达者即徵之。”微（拙栏文《见“微”的情景》）。字中“壬”（见拙栏文《清圣浊贤》），系人挺立在高地（土）上，喻能人高士。徵的字义：古代开明帝王重视本国人才资源，登崇畯良。常会颁发诏令，徵召各地低微阶层中有智慧的长者，可担纲大事的高人出山到都城，聘他们为谋臣，辅助治国。徵的词都含“徵”谊：徵兆，是事物初见之时，隐微未显，故徵从微省；象徵，即用具体事（请出智叟能者）或物，表现某种抽象意义（惜才）。

梦笔寻踪

经过梳理，我发现简化字中还有两处“半”保留徵字。两处：1.中国古代五声音阶“宫商角徵（zhǐ）羽”中第四音（有学者找出此一处）。2.陕西省渭南市徵县（今澄城县）。“半处”：人名徵在（颜徵在，孔子的母亲）没有简作征在，新《辞海》有“徵在”条目。可是，本应比照同一规则，保留应当用徵的历史人物名或字的魏徵、文徵明等，被匪夷所思地简作“征”了。

历来两个不相干的字征、徵，在上世纪中叶汉字简化运动时，被合并成简“征”。繁“徵”除两处“半”用字外则已消亡。如今汉字队伍里有三百多个一个简字对应两个及以上繁字，大部分是一简对两繁，还有一简对三繁、四繁、五繁的。因而近千个原本各有形貌意涵的汉字，都被无厘头地简化归类泯灭，极大地损害汉字表达的多样性，委实遗憾。

我热爱与敬畏古老而优美的汉字。在研究汉字撰写文论的艰涩征途中，孳孳矻矻，考订揆初，旁徵博引，咀徵含商。期冀日拱一卒，功不唐捐，为祖国汉语言文字学历史留下雪泥鸿爪。

七夕会

猪油渣，香酥脆

吴恙儿

初秋的一天，闺蜜约我一同去浦东惠南镇看望她的奶奶。驱车去惠南的路上，闺蜜一直在说自己曾经同奶奶住在一起的往事。说着说着，脸上便露出一副陶醉的神情，其间夹带着些许无法掩饰的愧疚。

闺蜜很小的时候，家住市区，父母因为经常出差，奶奶便将她接到惠南乡下的老宅一起生活，直到闺蜜考上北京的大学，才离开奶奶。毕业之后，闺蜜回到上海，在市区一家外企工作，因为惦记年过八旬的奶奶，所以隔三差五总会去惠南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车子驶出了沪南公路，拐到一条小道，她指着远处的一些房子说：“我们家就在那里。”

车在一幢两层小楼门前的空地上刚停下，只听到车窗外传来“囡囡，囡囡”的呼唤。我随着声音望去，看到一个身材瘦小、满头银发的老太太，迈着急促的小碎步朝我们走来。闺蜜赶紧打开车门，朝老太太奔过去，然后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我看见一双满是皱纹和斑点的手，环绕在闺蜜的腰间，本能地轻轻而又温柔地拍着。

或许闺蜜在奶奶耳边说了什么，老太太向我招手：“屋里向坐，屋里向坐。”我同闺蜜搀扶着她，进了屋。屋里横在沙发前的茶几上，放着葡萄、香蕉，还有一壶已经泡好的茶。

我们刚刚坐下，闺蜜正在替我倒茶，奶奶转身去了厨房。此刻，我闻到一股香味，清淡却悠长。闺蜜似乎也闻到了，她一把拉住我的手，说：“走，我们去厨房，保你吃上你从未吃到过的猪油渣。”

厨房很干净，奶奶正从灶台上的铁锅里盛着焦黄色、滋滋响、颗粒状的东西。奶奶手上的碗，还没来得及放在餐桌上，闺蜜一步向前，从碗里抓起一个，塞到我嘴里，随后又抓起了一个，扔进了自己的嘴巴。厨房里响起了“咔嚓，咔嚓”的脆响，我俩全然不顾烫嘴的感觉，油已经顺着嘴角往下淌。

奶奶见我俩的馋相，一时笑得合不拢嘴，一边从口袋里拿出餐巾纸，赶紧替我俩擦拭：“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别烫着啦。”

我没见过，更没吃过这东西。我问闺蜜，这东西怎会这么香、这么酥、这么脆？闺蜜嘴里嚼着东西说：“这是猪油渣。就是猪身上的脂肪，又叫猪板油，用它熬制出猪油，剩下的渣渣，叫猪油渣。”

闺蜜比我长几岁，见识也比我广，是她让我尝到了平生第一次美美的猪油渣味道。

奶奶真好。奶奶准备的午餐是猪油拌面，加上几道清淡的菜肴；下午准备的点心是，猪油芝麻汤团。

这天我吃到的美食，都围绕着猪油，它比我们平时吃的橄榄油更有扑鼻的香，更让人爱不释口。

同奶奶一起吃饭，一起喝茶，一起聊天，闺蜜身上全没了职场女性平日里的干练、矜持，显露出的净是女孩子的撒娇相。奶奶时不时用手去理闺蜜的头发，其实闺蜜的发饰很讲究，看上去丝毫没有一点不妥。我能感觉得到，这都是奶奶对闺蜜疼、对闺蜜爱的习惯动作。祖孙俩情到深处，释放的全是人性的干净，家人的温馨。我置身于其中，也有了一番尽兴的享受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返回市区，路上的灯已经全亮。车在高速上行驶，我俩一路上几乎没说什么话，轮胎摩擦地面的声响，仿似背景音乐，我们的思绪都沉浸在了惠南，唇齿间还留有阵阵余香，那是又香又酥又脆的猪油渣的味道。

美食

拍片秋叶送给你

聂学剑

出门转转，总有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景致，从蓝天白云到一片秋叶。

于是，就忍不住想拍它们。一朵花，一株草，一丛苇，在风中，兀自或立或歌或舞，选取最合适的角度，以最近的姿态亲近它们。每天早晨，有朋友微信打卡问候。我就选一张，细细编辑后郑重地送上。这样一天又一天，全年365张最新的图片，散发着一年四季24个节气的清新气息，通过互联网看不见的电波，传递给我的朋友。

秋天到了，拍片落叶送给您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。这一片树叶，一定是我一见钟情的。它有妩媚，有沧桑，有不舍，残留着类似于体温的生命体征。

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人生亦是短暂的。人到中年，亦似人生入秋。悲秋，似是常情。何以解忧，唯有珍重。

珍重每一个历历可数的日子，和历历可数的年份。珍重我们这或许卑微，然而从自己的角度，也特别伟大的一生。

珍重，让我们互道问候。记得，在每一个早晨到来的时候。